

异乡第一夜

刘永宗

那一夜,没有风花雪月,只有汗水和尘土。那是我初涉异乡,漂泊生活的第一夜,也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页。

那个时候,家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父亲的身体遭受疾病侵袭,无法再外出谋生养家糊口。没有钱交学费,我只能无奈地离开了心爱的校园,每日看着父母的愁容,心中五味杂陈。

那一天,表叔来到家中,目睹我们的困境,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他在厦门事业有

成,听说我在家中待业,便主动提出带我去他的工地帮忙。我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许是我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离开家乡的那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随着表叔的大货车踏上了前往厦门的路。一路上,我满怀期待和忐忑,想象着那个繁华都市的模样。当车子缓缓驶入厦门市,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灯火辉煌,车水马龙,这座城市仿佛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夜空中闪耀。

然而,当我下车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工地上的嘈杂声、搅拌机和升降机的轰鸣声,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尘土飞扬,运

砂浆的土头车来回穿梭,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尽管坐了一天车,但我们却没有时间休息。我和同行的姑丈需要将一货车的门窗配件下车并安放好。午夜时分,当最后一扇门框安放好,我们才得以喘口气。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我们还要将这些门窗搬到各个施工楼层。

那一夜,我们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劳作着。脚走酸了,肩压痛了,整个人仿佛都要散架了。我咬牙坚持着。

凌晨时分,我们终于搬完了所有的货物。此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但内心却充满

了成就感。我们在工地的一个僻静角落铺上了草席,躺下来休息。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发现身上盖满了厚厚的尘土。原来,楼上的人在打扫卫生时,灰尘通过水管洞纷纷扬扬地洒在了我们身上。我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这就是异乡的生活吗?我问自己。

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我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出来打拼,就不能害怕诸如此类的“灰头土脸”。看一看,工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同样也是为了生活而在这里挥洒汗水。大家都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为了更好地承担对家庭的责任,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吃苦耐劳,努力奋斗。

那一夜,我虽然没有看到多么美丽的风景,却收获了更珍贵的东西: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如今,每当我想起那一夜,心中依然会有几多感慨。那一夜,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我成长的起点。我会永远珍惜这段经历,将它作为我前进的动力和勇气。

童年的冻雨

湖边

苏轼有诗云:“冻雨霏霏半成雪,游人屐冻苍苔滑。”这冻雨,一般发生在南方的初冬或早春。

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曾有过几次冻雨。每当冻雨结冰时,屋檐瓦下都挂着亮晶晶的“冰棒”。我们几个小朋友会争先恐后地把它打下来,短的吃掉,长的拿着玩耍,可开心了。

那时获取信息没有现在这么便利,在目之所及的天地里,我从没有感觉到冻雨有多大的危害。大人们好像也都习惯了,从他们的脸上没用看到有什么不开心的。每回下了冻雨,他们有的在门前除冰,有的下地把冻了的萝卜拔回来吃,还说冻过的萝卜好甜。

每当冻雨结冰时,我们都会跑到外面去玩耍。我家住在东湖杨春湖边,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跑到湖面上去滑冰。在离湖边不远处,有一只野鸭冻在湖面的冰上不能动,我们还准备去救它,后来在大人的制止下没敢过去。上学时读过英雄罗盛教在冰窟窿里救人的事迹,有了这次经历,我们才感到那的确是很危险的事。

有好多年没有看到冻雨了,我还以为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再也看不到儿时的情景了。没想到,今年2月4日立春的那天,东湖梅园迎来了多年未见的首场冻雨。冻雨凝结在含苞待放的梅花上,晶莹剔透,梅花在雪中欢笑,游人兴高采烈,像美丽的童话场景。

但是,现在冻雨会对交通出行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被定义为一种自然灾害。听说下冻雨时有些中小学都停课了。今非昔比,听到这样的新闻,我感觉岁月恍惚。

愿冻雨不冻人心,愿我们都做大自然的朋友。

劈劈柴劈小头儿

张世斌

以前农村过年时要劈劈柴。平时靠燃烧秸秆、柴草、树叶做饭的农家,这时会把积攒的树杈、树根劈成劈柴烧火煮肉。自古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我十岁时就惦记着这句老话,快过年了,得帮爷爷奶奶干点儿零活呀,显一显自己的小男子汉本领。趁爷爷干别的活,我便在他劈柴的地方拿起了斧头和砍刀。我取了根比较粗的树杈,从木头粗的位置下斧子,因为粗的地方受力面大,容易砍准。我一斧子一斧子地劈起来,虽然很卖力气,可劈下来的却都是些小木头块块儿,没有一块像样的大劈柴。斧子劈不成,就换砍刀,也不行。

我看着爷爷劈好的劈柴发了一阵子呆,一股干劲儿又上来了,再劈,结果还是一样。这时,爷爷来到跟前,看着我劈了几下,先笑着夸奖我会帮大人干活了,然后拿起斧头,随便拿根木头,一斧子下去,木头中间就劈开了一条大缝。然后,爷爷两只铁钳般的大手用力一掰,两条大劈柴便神奇地出来了。

爷爷说,要从小头往下劈,顺着木头纹路劈出的缝,再使劲一裂到底。木头的大头朝下更稳定,劈起来不会向上反弹。我接过斧子,照爷爷说的要领一斧子劈下去——成了,竟然也劈成了两条长劈柴。

我乐了,爷爷笑了,捂着胡子对我说:“你记住这句话,劈劈柴劈小头儿,问路问老头儿。”

我一下就找到了劈柴的窍门,一劈一个准。我当时好像长了多大本事似的,别提多兴奋了,小半晌竟劈出来一小垛。至于“问路问老头儿”,那个年代常说,老人走过的路多,踩过的桥多,蹚过的水多,经历的事多。老人们知道哪里路远路近,雨季发水哪里水深水浅,出门问路,要问长胡子的老头儿,他绝不会给你指错方向。

我小时候跟着奶奶爷爷过了好多好多个年。首次劈劈柴那年,是我能干活的一年,是以小男子汉身份受爷爷夸奖的一年。过年劈劈柴的事儿,我记了一辈子。每每想起来,觉着几十年一直在受益,那是老前辈的经验,更是智慧。

老屋的灯又亮了

周稀银

早春的乡夜冷得有点出格,路边的积雪像白围巾散落在地上,寂寥中远方不时传来犬吠声。老屋的窗户外透出亮眼的灯光,我轻轻拉开院子的不锈钢推拉门,闻声而出的大姐和三姐一阵嘘寒问暖。

这三姐二姐母亲病重,每天需24小时陪护。自从父亲前年过世后,母亲便随三姐居住,老屋的灯就熄灭了460多天。当灯再度亮起,我们姊妹兄弟五人已然轮值了一个又一个寒夜。

今年89岁的母亲,去年底因“三高”并发症住院半个月。虑及大家轮值方便,正月初八我们回到乡下,从此老屋的灯又亮了。家住30多公里之外的哥嫂,带着崭新的铺盖和家什打了头阵,三个姐姐更是给母亲喂药喂汤、洗衣擦身……

尽管老屋条件简陋,好在有间房装了空调,让养病的母亲得以安身,陪床的三个姐姐也好照料。我和哥哥在隔壁房间搭起了床铺,靠取暖器对抗寒夜。老屋再度成为姊妹兄弟齐聚之所,却是母亲病重之时,怎不令人唏嘘喟叹?

老屋距台城不过十多公里,骑电瓶车也就三四十分钟的路程,但儿时记忆里的这段路却需“长途跋涉”。那年外祖母病逝,父母一早就带着6岁的哥哥进城了,临走时让余下的孩子“大的带小的去”。大姐再度谈起当年,12岁的她驮着1岁多的我,9岁的二姐拉着4岁的三姐,4个人跌跌撞撞,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了台城外祖母家。只觉得来时路曲曲弯弯、坑坑洼洼,我们个个风尘仆仆、饥肠辘辘。

后来,哥哥姐姐因工作相继离家,而我被母亲“安排”去当兵。我临行前,一大家子人齐聚老屋,放鞭炮,请宾客。第二天凌晨,我随部队登上大巴车时,全家人一个不落地来送行。我20岁生日后的一周左右,爸爸和哥哥分别来信说,全家人在千里之外的老屋,为我过了生日。身在中原,捧着家书,我的眼前生出一幅画面:老屋的灯特别亮,老家人们的笑容也被照得特别亮。

从儿时的油灯,到现在的节能灯,灯越来越亮,我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大姐、二姐和哥哥都已年逾花甲,有了孙辈。如今,每家丢下一切事务,每天至少两人陪护,只想给母亲最好的守护。

夜宿老屋,早上姐姐们会给我做好早饭,说吃饱了才能对抗西北风。我骑着电瓶车从老屋去西北方向的台城上班,恍惚间又回到了40多年前:双亲同在,姐弟同堂,我又成了姐姐哥哥庇护的“二小”(儿时乳名)。



2月28日,湖北省宜昌市,游客在长江西陵峡游玩。

连日来,宜昌“两坝一峡”(葛洲坝、三峡大坝和西陵峡)黄金旅游线路吸引八方游客相聚长江西陵峡畔。近年来,宜昌致力打造长江三峡国家级旅游风景廊道,擦亮山水旅游、文化旅游、工程旅游、康养旅游“四张名片”,加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张国荣摄/视觉中国

长江边上

谢飞鹏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身姿曼妙的白鹅,轻浮在碧波上,倒映在涟漪里的影子微微摇曳,这是诗里美妙的画面。

不过,以前我眼中的鹅没有那么优雅。小时候家里养了几只鹅,它们整天在门前水田里觅食,洁白的羽毛上满是斑斑的泥点。到了傍晚,鹅回来了,但它们似乎还没有吃饱,昂头“嘎嘎”直叫,等着母亲去喂食。那个时候,除了不绝于耳的鹅叫声,还有一地黑乎乎的鹅屎。

但当我置身于这个山林间的小湖边时,我真正领略到了鹅之美。

小湖就在我们单位后山。几个月前,我从乡下考进了这家地处城郊的单位。这里

环境很美,后面还有一座小山,是散步的好去处。可惜的是,由于工作实在太忙,很少有时间到后山去。那天下午算是例外。忙了半天,还是有不少工作没能做完,我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清个头绪。我决定干脆放下工作,出去走走。不知不觉间,我来到了那小山。

这时正近黄昏,一抹斜阳辉映山林,不时传来几声鸟鸣,显得格外幽静自在,我烦乱的心绪便平复下来了。山路比较宽,路面也很平整,看得出平时有不少人过往。来到山脚,突然看到一个美丽的小湖,让我眼前一亮。小湖环绕着小山,像是一弯新月,我决定叫它月亮湖。

此时没有一丝风,湖面如镜,湛蓝的天野,轻薄的云纱,还有周围碧绿的青山,都清晰地倒映在湖水中。当然,还有我这个临湖

而立的身影。对岸农家小院里出来了几只白鹅,它们“嘎嘎”地欢叫着,张开翅膀悠闲地踏进湖中。霎时间,湖面泛起圈圈涟漪,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的倒影,在明净的湖水里微微地招摇。在一湖清水映照下,那些鹅白得很亮眼,煞是好看。它们一边划着水波,一边呷起清水,不停梳理自己的羽毛,水里的影子一晃一晃的。

太美了!我想,骆宾王的《咏鹅》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写出来的。我又想到,王羲之也很喜欢鹅,他从白鹅矫健俊美的身姿中悟到了书法的真谛。王羲之看到的鹅,应该也是像我眼前这样的吧,是在明净水波上自由嬉戏的鹅。

漫步月亮湖畔,我想起了当年乡下家中的那些鹅,其实不是它们不好看,而是缺少这样的一湖清水呀!

惠州“追星”之旅

方寸

“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初读此句时,心中有所怅然,他终究是回不去故乡了,转念又想,他总算也有了个终老之地,不必在合江楼与嘉佑寺之间往复迁居。尽管我们得知,他还会被贬谪到更遥远的儋州。

旅行时总会被问为何选择一地,这次该如何回答呢,不如哈哈一笑,答曰:“追星之旅。东坡居士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然是要循着足迹走个遍。”

我们从海边驱车上百公里前往惠州市区。先是参观“东坡纪念馆”,进入生平陈列展,前厅是一尊雕像,东坡身着蓑衣,竹杖芒鞋,眼神坚定。恭恭敬敬站在雕像旁,双手在握,挺直腰背,自然得合照一张。

恰恰遇到一队游客,在讲解的女子看着也不像是导游。她正好说起一则著名典故——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

女子问同行者,你们觉得呢?大家各有所说,一旁的我默念:“不合时宜。”这则笑谈我是读过的——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听到答案,大家一笑,要不是“一肚皮不合时宜”,可能也不会被贬此地吧。

被贬惠州时,陪他长途跋涉的正是朝云。可惜,朝云病故于此,葬于孤山,僧人们建亭于墓上,称为“六如亭”,取自佛语“六如偈”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在与朝云相关的展陈前驻足,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朝云小影”。

游人不少,有闹哄哄的,也有安安静静的,我们慢悠悠闲看,偶尔还能听到那名女子讲一些东坡居士的事迹。人被符号化,流传的都是故事,这样挺好。千年过去,当年苏轼的悲欣我们是再难体会了。

这里的陈设还是新的,看得出用心,毕竟要打道文旅新坐标。那东坡祠,游人众多,我们打得有点心不在焉,倒是在松风亭里坐了片刻,微风不燥,江水长流,木棉花开,“岭南万户皆春色”。松风亭的原址是在嘉佑寺边

黄昏 (外一首)

乐家茂

我喜爱这样的黄昏——
夕阳将落未落,夜幕欲垂未垂
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伴在身边
宛如亲人

隔河还应该有一抹,淡淡的远山
街着夕阳,与我相对
河面上有几只鸽子,驮着暮色
低低地飞

我一个人在河边走着
向晚的风,吹着我,也吹着芦苇
我不离去,夜幕不启,夕阳
也不忍撤退

突然觉得该爱一些什么

周末,坐在自家的阳台上
清晨的微风吹着,左侧是茉莉
右侧是三角梅
突然觉得,该爱一些什么
先爱这个日子吧,它从无数
不知的日子中,来到我面前
我仿佛听到
它的牙牙学语,看到它的
小赤脚,小书包
而现在,我感觉它的脚步
在加快,当它把我交给
下一个日子,我不知道
还有多少,这样的接力
顺着日子的流苏,我想爱它
抚摸过的,所有的东西
客厅里的老沙发,墙壁上
走得有点不太准了的石英钟
儿子扔下的旧玩具
在厨房里打豆浆的老婆
还有好多的东西,好多人
今天,我都想爱
我还要爱自己,以便让这些爱
延续下去

花儿点头笑

游黄河

去苏北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看到一家院子篱笆上开着一朵朵的小花,一老妇人坐在花下,好像在看花,又好像在看快要落山的夕阳。那样子圣洁如仙。

我在小镇上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花下。屋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有一些花,木槿密密麻麻地做了篱笆,旁边还有栀子花。我经常搬了凳子,坐在栀子花旁。栀子花丛里,还有一两只小蜜蜂,嗡嗡地飞进又飞出,不时还停留在我的肩膀上、衣袖上,带着花的清香。我喜欢一个人和花待在一起,旁边是绿油油的青菜,或者有嫩嫩的豌豆,豌豆花也开得正好,如一只只小蝴蝶。

那时,母亲在茶场里做事,父亲不在了,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没有摆伴,没有朋友。春天里,我就去河边上,看河沿上那些花,在青青的草丛里,昂起了瘦瘦的花茎。在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花茎上,却有一朵或淡或艳的花,微风过处,前俯后仰。风一大起来,那花朵好像要飞起来。我真想走过去,把那花扶一扶。可是,我想一朵花,总是要在风霜雨露阳光里,才成为一朵花。

后来,我去了一所村小教书,每天我都要去后山看看。我坐在海棠花旁边那块石头上,静静地看远山,看着山边的夕阳,也看着低洼处的农人,听着山林里各种微妙的声音。风从我的胸前吹过,从我的头顶吹过,钻进海棠花的花蕊里,又很快地出来了。我离开村小的时候,跟海棠花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感谢它的陪伴,它好像跟我说,你再来的时候,我就把花开了。

母亲也喜欢花,老屋的前后,都有花。母亲搬了一把木凳子,坐在门前,门边上那些想攀上台阶的花,匍匐于地。这些花有母亲的陪伴,我想,它们和母亲一样,不会孤单。